

驱
驴
旅
行
记

序

我亲爱的西德尼·柯尔文：

这本书即将描写的旅行对我来说是非常惬意和幸运的。在离奇的开端后，直到结束我都是福星高照。但我们通通是约翰·班扬——所谓在这个荒野的世界里的旅行家——还有，通通都是赶着毛驴走的旅行家；在旅途中我们最美好的发现就是找到一位忠实的朋友。谁发现得多谁就是幸运的。我们旅行的目的，确实，就是去寻求他们。他们是生活的目的和奖赏。他们使我们感到自己活得值得。

每一本书，就一种亲密的意义上理解，是作者给他的朋友的一封流转的信。只有他们才懂得他的意思，他们发现一些心照不宣的片断，流露出爱情，表达出谢意，到处都是，那是专留给他们的。公众仅仅是一位支付邮费的慷慨大方的保护人。尽管这封信是致所有的朋友的，我们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老习惯，在扉页上直接写给一个人。如果一个人不为自己的朋友感到自豪，那么他还有什么该

西·柯尔文，剑桥大学美术教授，文艺批评家。1873年与史蒂文生相识，成为毕生的挚友，并为史蒂文生作品的编者。

约·班扬（1628—1688）英国作家，《天路历程》的作者 该书为史蒂文生最喜爱的书籍之一。

自豪的呢？所以，我亲爱的西德尼·柯尔文，正是怀着这种自豪之感，我亲笔签署：

你亲爱的
罗·路·史·

维 内^①

“了不起的东西有很多，但没有比人更了不起的。
……他利用他的巧思驾驭野生的万物。”

——《安蒂戈涅》

“谁解开快驴的绳索？”

《旧约·约伯记》

① 上罗亚尔省与阿岱谢省的一部分

② 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406）的作品之一。

③ 《约伯记》39章5节。

毛驴，行李包，和驮鞍

在离勒普伊 十五英里的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高原山谷里，一个名为勒莫纳斯蒂尔的小地方，我度过约一月的美好时光。莫纳斯蒂尔以居民制造花边，好酒贪杯，说话随便，以及举世无双的不同政见而出名。法国的四个政党——保皇党正统派，奥里昂派，帝制派与共和党^②——每个党派在这个小小的山城都有信徒；他们互相憎恨，厌恶，诋毁，诽谤，全都一样。除开为了公事，或者在酒馆里吵架时互相指责对方说谎，他们甚至把言语文明也抛在一边。它简直就是个山区的波兰^③。在这个巴比伦 当中我一下发现自己是个集结点；人人都急于对陌生人表示友好，愿意

维雷过去的首府，欧洲风景如画的城市之一。

法国在 1830 年革命以前，王位一直掌握在波旁王室手中，拥护波旁王室的人即称为正统派。1830 年后王位为波旁王室的旁支奥尔良公爵路易·斐利浦家族所掌握，拥护该家族的人即称为奥尔良派。

1848 年，奥尔良王朝被革命推翻，随后路易·拿破仑窃据帝位，1871 年普法之战后路易·拿破仑倒台，资产阶级建立共和国，于是又形成拥护路易·拿破仑的帝制派和拥护共和制度的共和派。

波兰当时尚为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瓜分，复国志士间也是党派林立，政见纷纭，故作者有此比拟。

巴比伦系古代巴比伦王国首都，其居民以生活奢侈放荡著称。后巴黎被人称为现代巴比伦，作者借用了这个名称。

帮忙。这还不仅是因为山区人民天然的好客性，甚至也不是因为把我看作本来不妨住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别的什么地方，却出于自愿而宁愿住在莫纳斯蒂尔的怪人的惊讶心理；这大半是因为我准备穿越塞文山区 的南行计划而产生的。像我这样的旅行家在那个地区从未听说过。我被人瞧不起，仿佛是一个荒唐到竟然打算去月球旅行的人，但又带着含有敬意的兴趣，仿佛是一个要往北极去的探险家。大伙都随时帮我做好准备工作；一群同情者在一次交易的关键时刻支持我；倒也并不是采取什么办法，而是手拿酒杯围着一圈欢呼，请我吃饭或吃早点以示庆祝。

我准备出发之前已靠近十月了，在我旅途上的高海拔地区指望小阳春是不行了。我决定，如果不露宿，至少要带着露宿的设备用具，因为再没有比在擦黑前赶到宿处更叫人心烦意乱的事情了，会不会有山村小店等着接待那些长途跋涉的旅人并不总是靠得住的。一个孤零零的人要搭起一个帐篷首先就是麻烦事，再说拆掉也同样费力，即使在路上，你的行李当中，帐篷也打眼。可是睡袋却方便省事，你只要一钻进去就成；它可以一举两得：——夜晚当床，白天当旅行包；它也不致于对每个好奇的过路人张扬你准备露宿的意图。这才是关键。如果露宿不隐秘，你休息的所在那就变成一个惹麻烦的地方；你也就变成一个知名人士，爱交朋友的庄稼人吃过晚饭到你的床边来拜访；你非睁着一只眼睡觉不行，天不亮就得起身。我决定还是用睡袋好；经过一再跑勒普伊，并按照我自己和我的顾问

塞文山脉是法国南部的一条山脉，在罗纳河以西，其最高峰为美曾克峰 海拔 5753 英尺。

们的一套高级生活标准考虑，我设计出一种睡袋，缝制好，胜利地带回了家。

我的发明成果大小将近六平方英尺，加上两个三角形袋盖，晚上可作枕头，白天就作睡袋的一头一底。我叫它作“袋子”如果不是出于过分的礼貌，它根本就不是什么袋子；只不过是一个长筒子或香肠似的东西，绿色的防水油布作面，蓝色的羊皮作里。作为旅行袋来说，它宽敞方便，作为卧床来说又干燥温暖。一个人睡在里面要转动，地方绰绰有余，必要的话，这玩意儿可睡两个人。我可以埋在里面直到脖子；我的脑袋则依靠一顶皮帽子，这帽子还有耳罩可以盖住两耳，一条宽带在鼻子底下穿过去，宛如一个口罩；要是碰上下雨，我就可以用自己的防水上衣，三块石头和一根弯弯的树枝替自己设法搭起一个小帐篷，或者一个小小的帐篷。

不难想象单靠我自己的双肩是不能背这一大捆行李的。没别的办法只有找一头驮东西的牲口。就说马吧，马在动物中是漂亮的贵妇人，飘逸，腴腆，吃的姿态秀气，体质柔弱；她可是太贵重了，太难驾驭了，不能丢开不管；结果你被你的牲口拖累了，好像古代巨舶上同船划桨的奴隶；一条险径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总之，她是个靠不住而又苛求的盟友，给旅行人造成太多的麻烦。我需要的牲口该既便宜，个儿又小又方便，而且脾气迂缓，性情温和；所有这些品质只有毛驴才具备。

在莫纳斯蒂尔住着一位老人；据某些人介绍，他的智力是颇不可靠的，上街时身后老跟着一群顽童，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亚当神父。亚当神父有一辆大车，拉车的是一头小小的毛驴，母的，比一只狗大不了多少，耗子毛色，眼

睛和善，下巴刚强。这坏蛋那副利索，有教养的姿态，沉默寡言的教友派 教徒的优雅风度当场使我动了心。我们的初会是在莫纳斯蒂尔的市集上。为了证明她的好性子，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给抱上去骑骑试试，接着一个又一个掀得在空中翻筋斗；直到孩子们心里有数了，这场试验才由于没有应试者而告终。我早就得到我的朋友们委派的一位代表的支持，不过好像这还不够似的，所有的买卖人都围过来在讨价还价上帮我的忙；驴子和我以及亚当神父在将近半小时内成为吵吵嚷嚷的中心。最后她以六十五法郎和一杯白兰地的代价转为我服役。袋子已经花掉八十法郎和两杯啤酒，所以慕德斯婷，我即时替她举行了命名式，不管怎么说，是一样比较便宜的东西。的确，那也倒是货买实价；因为她不过是我的褥子的附属品，或者装着四只小脚轮的自动床架而已。

在黎明迷人的时辰，我跟亚当神父在弹子房里见了最后一面，当时我正喝着白兰地。他表示大大地为这次分手所感动，宣称他过去常买白面包喂驴子，而他自己却满足于吃黑面包；而这，根据最有权威的人士说，准是发挥想象的结果。他在村子里享有粗暴地滥用毛驴的名声；可是他流了眼泪倒是不假，在面颊的一边留着清晰的泪痕。

由于当地一个说话不实在的鞍匠的劝告，我定制了一个带圈圈的皮垫子扣住我那捆行囊，我深思熟虑地备齐了一套用品，安排了我的盥洗用具。武器，我带了一把左轮手枪；炊具，我带了一盏酒精灯和一只平底锅，一盏提灯，

教友派：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它的祈祷仪式的特点是在祈祷时常长时间保持静默。

慕德斯婷（modestine）法语谦逊的女性的意思。

一些半便士一枝的蜡烛，一把折叠刀和一个大皮水瓶。主要的行装包括两套换洗衣裤——除我的平绒旅行装，领航员茄克，和针织羊毛衫外——几本书，我的铁路用毛毯，它的样子像一只袋子，在寒夜可以作我的双层堡垒。食用冻猪油用成块的巧克力和一听波伦亚香肠代替。所有这些，除开我随身带的，很容易塞在羊皮袋里，凑巧还加上一只空空如也的背包，与其说是想到路上需要，还不如说是携带方便。急需品我带上一只冻羊腿，一瓶波若内酒，一只盛牛奶的空瓶，一个打蛋器，数量可观的黑、白面包，像亚当神父一样，供我自己和毛驴吃的，只不过在我的物资计划上，食用者换了个儿而已。

各种政治观点的莫纳斯蒂尔人一致用许多可笑的灾祸，以及许多叫人惊讶的横死方式吓唬我，寒冷呀，狼呀，强盗呀，首先是那些昼伏夜出以开别人的玩笑为乐的人，每天都雄辩地迫使我注意倾听。然而在这些预言中，那真正摆明的危险却遗漏了。像《天路历程》的主人公基督徒那样，一路上使我吃够苦头的却是行李。在我介绍我的不幸之前，让我用两句话提供我的经验教训。如果行李包两头捆好，横放在驮鞍上，两边平衡，而不是叠起来，要命也别叠着放——那么旅人就平安无事。鞍子必然是不会合适的，这就是我们短暂的人生美中不足的表现；它一定会摇摇欲坠，势必翻个儿掉下来，但路旁有的是石头，人们会很快学会用恰如其分的石头去纠正不平衡趋势的艺术。

意大利北部地名，以产一种长大芳香，由牛肉，小牛肉和猪肉制成的香肠著名。

波若内：法国中部地方名，当地以及罗讷省与罗亚尔省出产的一种红葡萄酒通称为波若内酒。

在我出发的当天，我在五点过一会儿就起身；到打六点我就开始让毛驴驮行李了；十分钟之后我的希望化成泡影。垫子在慕德斯婷背上怎么也放不稳。我转身回到制作它的人那里，跟他打了好一阵不拘礼节的交道，以致外面街上顺着墙壁挤满了人，边看边听，议论纷纷。垫子挺活跃地转手，也许说我们朝彼此的脑袋上扔过去还更生动些，总之，我们都火上来了，极不友好，而且放肆地说了一些话。

我有一个普通的毛驴驮鞍——他们称作巴得^①——装在慕德斯婷的背上，再一次让她把我的财物驮起来。双层袋子，我的领航员夹克，（因为穿着它走路太热，我穿着背心），一大条黑面包，一只开口的盛白面包、羊肉和瓶子的篓子，这一切都用绳子极其精心地来回结扎在一块，我以头脑昏庸的得意心情瞧着这个成果。这么一大堆奇形怪状的货色，通通都堆在一匹毛驴的背上，底下没有什么东西维持平衡，还搁在一个崭新的而不是一个旧的，已用到让牲口驮着合适的驮鞍上，用路上必然会伸直而松弛的崭新的带子绑着，即使一个粗枝大叶的旅行者本来也会看出要发生问题。那套精心结扎的方式也是太多的同情者十分巧妙的设计杰作。他们确实是起劲地干的；竟有三人之多同时用脚抵着慕德斯婷的臀腰部，咬紧牙关死命地拉；但是我后来知道，一个有头脑的人不用花什么力气就能比半打使劲卖力的汉子做的事更踏实。那时我不过是个生手；即使在那不幸的垫子事件之后，也没有什么能干扰我的万事大吉之感，我从马厩大门里出去就好像一头牛走向屠宰场那样，不知大祸就要临头。

巴得（barde）：法语马铠的意思。

赶驴的生手

我摆脱这些开头的麻烦，下山穿过公家的空地时，莫纳斯蒂尔的钟刚打九点。只要从窗口还可以望见我，隐秘的羞耻和害怕某种可笑的失败的心理就克制我没干涉慕德斯婷。她用庄重的优雅姿态抬起四只小蹄子一路小跑，时而晃晃耳朵或摇摇尾巴；她在那一捆行囊下显得那么瘦小使我心中不安。我们毫无困难地涉过一条小涧——她是驯良的化身，这一点是毫无问题的——一过到对岸，这里道路开始升高穿过松林，我右手就拿起那根扎实的棍子，带着令人发抖的神气在驴子身上使用。慕德斯婷的步子溜刷了大约三步，然后又放慢到原先的小步舞状态。再打一下的效果差不了多少，第三下也不过如此。我倒是称得上一个英国人，亲手去粗暴地触犯一位异性是违背我的良心的。我死了心，从头到脚打量她一番；这可怜的畜生膝盖在哆嗦，她的呼吸困难；在山上她走得不能再快了是一目了然的。我想，上帝不容我虐待这头无辜的牲口，让她照自己的步调那么走，就让我耐心地跟着吧。

这种步调是怎么回事，没有恰到好处的词描写，它要比步行慢得多的那么点意思，好比步行比跑步慢得多一样；它使我把每走一步的时间磨蹭到难以相信地长，五分钟之后就精疲力竭，小腿上的肌肉都害了寒热病。可是我还得

紧紧地跟着，看准她的步伐来权衡我前进的速度；因为假使我落后几码或领先几码，慕德斯婷顿时止步吃起草来。一想到从这里往阿内都如此这般几乎使我心碎。所有能设想到的旅行当中，这一趟看来是最冗长的。我试图自我安慰说今天日子不错；我试图用烟草麻醉我怀有预感的心灵；可是眼前总是出现那漫长，漫长的道路，登山入谷，一双形影没完没了地挪动着，一步一步，每分钟走一码，而且像在梦魇里被迷住了的什么东西，总到不了目的地。

正在这时我们后头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农民，大约有四十岁光景，一副含有嘲弄意味的傲慢的面孔，穿着一身当地式样的绿燕尾服，他稳而快地追过我们，然后停下来忖度我们赶路的可怜相。

“您的毛驴，”他说，“挺老的吗？”

我告诉他，我不认为挺老。

接着他猜测我们是从远方来的。

我告诉他我们刚离莫纳斯蒂尔不久。

“你们就这样走的吗？”他喊道，把头往后一仰，长久而开心地笑着。我注视着他，几乎要生气了，直到他乐个够；他然后说，“您对这类牲口一定不要可怜；”接着，他从矮树丛上折下一根软枝，发一声喊，对着慕德斯婷的臀部抽打起来。这个坏蛋竖起她的耳朵，突然大步大步地跑，有这农民在我们身旁，她也一直不松气，而且丝毫也没露出吃力的迹象。她原先的气喘与哆嗦，我要遗憾地说，不过是一出喜剧。

我那天而降的帮手，在他跟我分别之前，提出绝妙的，如果是不人道的，忠告；他送给我那根树枝，声明说慕德斯婷会感到这比棍子柔软些；末了他教给我赶驴的地

道的吆喝声,也就是驴夫共济会的术语“普鲁特!”他始终以滑稽的,不信任的神气瞧着我,面对这种神气是叫人为难的;他含笑看着我赶驴的动作,我本来可以笑他的吆喝或他的绿燕尾服。然而这阵子还轮不到我笑他。

我对我新学会的学问感到骄傲,而且以为我把这门艺术学到了家了。慕德斯婷也确实在下午剩下的时间里创造了奇迹,我可以喘喘气照顾照顾自己了。那天是安息日,山间的田野在阳光下显得一片空悠;当我们往下走过圣马丁·德·弗吕格尔时,教堂里人直挤到门口,还有的跪在外面的台阶上,教士唱赞美诗的声音从教堂暗淡的内部传出来。那使我产生无异还乡的感觉,因为我是遵守安息日制的国家的小民,可以这么说,所有安息日的仪式,如同苏格兰的口音,使我产生一种复杂的感觉,既欢喜又发愁,只有像一个从别的星球匆匆而来的旅客才能恰如其分地享受这苦行主义的大节的安谧和优美的气氛。这个正在休息的地方对他的精神有好处。在这种广泛而不寻常的宁静中有比音乐更好的东西,有如小河的声音或阳光的温暖使他心中一些亲切的思绪油然而生。

我怀着这种愉快的心情下山一直走到一座青翠的山谷尽头,这里就是果岱,美堡就在对面陡峭的石壁上。它们之间的溪水,像水晶一样清明,形成一个深潭。上下你都可以听到它流过石头而激起的微波声,它是一条大河的小支流,相形之下,把这条大河叫做罗亚尔河似乎是荒谬的。果岱的四方群山环绕;仅能容足的石径,最宽的地方

① 共济会:或称自由共济会,欧美社会秘密帮会团体。

② 犹太教与基督教规定的假日,犹太教为星期六,基督教为星期日。

③ 罗亚尔河:法国中部河流,全长 625 英里,向西流入比斯开湾。

不过适合于毛驴行走，把它跟外面的法国其他地区联系起来；男男女女，在他们青翠的小天地里喝酒骂人，冬天在自家门槛上抬头看看白雪皑皑的山峰，处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你会想，有如荷马诗中的赛克洛普人^①。可是不然，邮递员带着邮包来到果岱，果岱雄心勃勃的青年走不到一天的路程就可搭上从勒普伊开出的火车；在勒普伊的饭馆里你可以看见老板的侄子，雷吉斯·塞纳克的版画像“击剑教授，南北美冠军”，那是他在一八七六年四月十日于纽约汤曼尼厅获得的荣誉，并附有数达五百美元的奖金。

我匆匆吃过午饭又早早启程。可是，噫，当我们攀登那另一边没完没了的山峦时，“普鲁特！”似乎失灵了。我像狮子一般吆喝，像雏鸽一般甜蜜地呼唤，但慕德斯婷既不吃软的也不怕硬的。她顽固地照她的步子走，没别的办法只有揍才会使她快点，但那只有一秒钟的效力。我必须追着她的脚后跟不断地痛打才行。只要让这种不体面的苦役停止片刻，她马上我行我素，照她的办。我想我还没听说过有人遇到这么麻烦的情况。我必须在天黑前抵达博舍湖，我打算在那里过夜。哪怕为了实现这个希望，我也得立即下狠心对待这头不爱嘀咕的畜生。抽鞭子的声音使我自己都腻味了。一度在我看看她时，她有点像我认识的曾经对我大量表示好感的一位女士的样子；这增加了我对我的残酷性的恐惧心。

更糟糕的是，我们遇见了另一匹驴子，它正在路旁任意徜徉，而这匹驴子碰巧是位男士。他跟慕德斯婷由于巧

赛克洛普人：希腊神话中生活在孤岛上的巨人，独眼，长在前额当中；参阅荷马史诗《奥德赛》第九篇。

遇而闷声闷气地欢呼，我不得不把这一对拉开，用重新猛击脚跟的办法把他们刚开始的罗曼斯打断，假使这匹驴子在他的驴皮下有一颗汉子的心，他本来会牙咬脚踢地猛扑到我身上；他明显不配慕德斯婷的感情——这是对我的几分安慰。但这件事如同涉及到我的毛驴的性别的样样事情一般，使我伤心。

山谷里热得火辣辣地又没有风，太阳厉害地晒在我的肩上。我非不停地拿棍子苦干才行，所以汗珠直往眼睛里淌。还有，每五分钟，包裹、篓子，以及领航员夹克就不祥地来回从这边转到那边。恰好在我使慕德斯婷以每小时二英里勉强可行的步子前进的时候，不得不叫她停下来，拉呀，推呀，扛呀，重新把行李弄好。最后，在游塞尔这个村子里，连鞍子带一切，整个儿倒翻在毛驴腹下的尘土里。再没有比这叫她更快意的了，她即刻止步不前，仿佛含笑似的；一堆人，其中一个男的，两个女的，两个孩子走过来，在我身边围成半圈站着，用他们的榜样鼓励她。

我克服了极端的困难才把行李弄妥帖，等我刚摆弄好，立刻晃悠悠又翻了个个儿掉下去。想想我多么着急！然而没人伸手帮忙。那个男的确实告诉过我应该换个方式打包裹。我提出，如果他对我的尴尬处境不知道有更好的中肯的办法就最好闭嘴。那只好脾气的狗，喜洋洋地跟我一致。显然这是最可鄙的困境。我必须干脆满足于慕德斯婷背行李包，而把以下的东西由自己来背：一根拐杖，一个可装一夸脱水的水壶，一件口袋里装得沉沉的领航员夹克，两磅黑面包，和一只没盖的装满肉和酒瓶的篓子。我认为我可说并不乏伟大的精神；因为我并没有在这个不光彩的重担前畏缩，我把它安排好，天知道是怎么安排的，结果

还马马虎虎能过得去，于是又赶着慕德斯婷穿过村子。她呢，确实是出自本性，一路上老想闯进每户人家的大门和院子；我呢，全身那么累赘，甚至匀不出一只手来帮自己的忙，我的困难一言难尽。一个教士，带领着六到七个别的什么人，正在视察一座修理中的教堂，他和他的助手看见我窘态毕露而放声大笑。我记得我曾经看到一个常人跟一个糊涂虫为难地打交道而大笑，这个回忆使我满心懊悔。那是在我遇到这次麻烦之前，我过去轻松愉快的日子里发生的事。上帝起码知道我绝不再笑了，我想。但是，唉，对那些身历其境的人来说，这种可笑的事又多么残酷无情啊！

出村子不远，慕德斯婷，叫鬼迷住心窍，一心看中了一条岔路，死也不肯走了。我丢下我的全部包袱，我害臊地坦白，打了这可怜的罪人两个耳光。看到她抬起头闭上眼，好像等着挨另一下的样子叫人可怜。我几乎要哭出来了，可是我做了件比这明智的事，干脆在路旁坐下来，抽着烟，喝一口白兰地，在烟酒愉快的影响下考虑我的处境。与此同时，慕德斯婷带着伪善的悔悟神气一本正经地吃着黑面包。显然我必须对主管那船破舟沉的神明做出牺牲。我扔掉了准备盛牛奶的空瓶；我扔掉了我自己的白面包，而且由于不屑采取平均主义的行动，把黑面包保留下来给慕德斯婷；最后扔掉了冻羊腿和打蛋器，尽管最后这件东西是我心爱的。这样，我就在篓子里给别的东西腾出了地方，甚至把那件领航员夹克放在顶上。我用索子的一头捆着，把篓子吊在一只胳膊下；虽然索子划着我的肩膀，那件夹克几乎掉到地上，我重新出发的时候总算心情大大地轻松一块。